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八十四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張安茂子美　選輯
　　　姚　臺元可參閱

悟齋文集

疏

吳時來

目擊時艱乞破常格責實效以安邊禦虜保大業疏　禦虜事宜

吳公以拆分定頭名蓋直諫之臣也而留心邊務

臣樸遬小才、遭遇盛世、常思捐糜軀質以效　朝廷

然事關宗社，幾係安危，莫如逵虜，故不憚謬妄，瀝請練兵，雖曰慮于未形，實則鑒于已著，雖曰謀為三年之艾，實則有益七年之病，兵法曰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待之之策，莫如練兵，然而議者尚復悠悠，不謂其然，邇者土蠻東由界嶺口之羅漢洞而入，搶永平破昌黎，俺荅把都兒，踰大同犯山西，破石州，黃台吉劄營白艸川，時以輕兵打圍出獵黃花鎮等處，是其孰能合能分，合縱之勢也，其計三分四出，犄角之計也，今又縱橫馳騁，淹留旬餘，破城陷寨，滿載而

嘯、而諸鎮督撫總兵、並無一兵宣揚威武、與之抵敵、其目中可謂無復中國矣、且虜中往往欲搶臨清山東數路、臣謂旣可深入石州、亦可深入臨清、又恐一旦長驅、直達都城、彼有萬全之策、我無五日之備、則此金湯危如孤注、臣毎一聞警報、未嘗不痛恨悲憤、展轉圖惟、不能排遣、尤以未學軍旅、不諳邊圉、實乏紆謨、可以規畫敷告、雖有悢悢獻納之忠、亦復欲言中止、欲前屢却、臣又思之、門庭之寇、主憂臣辱、卽今聖明端臨於上、旣無左右親倖干預軍國大計、而閣

部諸臣又皆同寅協恭、一時號稱俊傑在位有君有臣、上下同德、書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詩曰、天鑒有周、昭格于下、保此天子、生仲山甫、惟此時爲然、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則今日刑政之大、莫如邊防、若不及今特賜宸斷、大破常格選將練兵、修戰守之具、使其大挫深懲、保百年無事、則將來之事益不可爲、夫安不忘危、況已危乎、強謂之安、誠所謂燕雀處堂、不知禍之將至也、有宋靖康之禍、殷鑒不遠也、謹以臣所見聞採摭八事、上瀆天聰

計開

一曰聚兵力。夫練士著莫若先練邊軍。當事者輒稱無兵可練。臣愚以為非無兵也。兵不聚也。乃不得其所以分合之埶也。何者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茲其分也未嘗不可聚。其聚也未嘗不可分。大都兵家之勝不可先傳。計利以聽。乃為之埶以佐其外。若卒雜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名曰自弱。此兵家大忌矣。國家備邊東起遼陽。西至甘肅。拾鎮官軍。不減百萬。今雖虛耗。尚有六十餘萬。若聚此六十萬眾。訓練

三年直犁虜庭擣其巢虜寧能我禦哉緣此六十餘萬者散在九邊以一鎮言止五六萬有奇則此六十萬衆之大勢十分之矣又一鎮之中總督標下一枝若干名總兵副總兵叅遊各分一枝若干名又巡撫兵備各分一枝若干名近據總督都御史劉燾開稱該鎮在邊食粮軍六萬閱營城寨三百餘處總副叅遊提調官不下百員一應防守坐墩哨報俱此六萬之衆則此六萬衆之大勢又零分之矣勢分而不聚則雖以六十萬衆全付一鎮暴師費財無所用之何

也。素所不轄之人。分數不明。先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收。雖有兵與無兵同。故海防之敝莫敝於擺海邊。防之壞莫壞於擺邊。今擺邊寨矣。賊海由邊入。不亦崇虛文而招實禍乎。且各官既各分兵而該鎮之兵。其强壯者必先盡總督。次巡撫。次兵備。次總兵。次叅遊。是督撫哨下兵必精壯者。不過擁以自守。而叅遊衝鋒殺賊之兵。又皆三選之餘。斯非以我下騎當敵上騎乎。臣以爲每一鎮宜合一鎮所轄之兵。聚爲一處。擇一總兵官久而任之。聚而教之。教以

車戰步戰。騎戰三法。為督撫者不許擁兵一枝。臨時量留百名自衛。其見在標下兵。盡發營中操演。其哨守探報。則就營中輪番差遣。務使上有必勝之將。下有無敵之兵。教之三年或五年。於是連此十鎮之兵。聲為搗巢之計。待賊之來。以戰為主。令其大挫深懲。不敢側目南視。斯策之上也。兵力既聚。訓練既成。士卒不用命。主將不成功。則總兵不善操練之過。宜伏其辜。如是而邊防不飭者未之有也。

然督撫無標兵則其勢輕無以統衆兵

二曰明事權。夫事權明而後功罪可施也。功罪當而

後事功可集也臣查大明會典凡天下要害去處專設官統兵戍守俱於公侯伯都指揮等官內推舉充任是鎮守事權專在總兵官矣以後因各邊設置未備器械未精軍伍不足乃兵部三年一次具題差文武大臣一員閱實又差御史二員分行巡視是都御史添設之由也當其時閱實而已此後未知何因起巡撫地方之文又不知何因起贊理軍務之文於是巡撫得以制總兵而事權在巡撫矣又因巡撫事權輕而各鎮軍馬難於調遣又設總督都御史如薊遼

此亦事勢輕重所在以漸而至

總督則嘉靖二十九年添設也此皆一時權宜之計因事而起然自是總督得以制巡撫而事權在總督矣至於失事之後查勘功罪必行巡按乃巡按不行自勘必委兵備道該道委府縣官又巡按有隨營紀功監軍之文乃不自行隨營必委該道該道轉委府縣官是事權又在巡按矣臣竊思之以為巡撫事權不如巡按而本兵行事不如知府何者行勘紀功之文一至則兵備府縣官得以制巡撫矣事有此難莫難於九邊巡撫以其上下有制之者也臣愚以凡督

撫相近之地。既有總督。則巡撫徒擁虛名。無益地方。不如革去巡撫。其以地方事專屬總督。至於總兵則上自總督。下至通判知縣。無不制之。至於賊至。調度掣肘更多。臣前任松江推官。正遇倭寇。曾經戰陣。備知其詳。如總督調度之文。必兩設也。既而巡撫檄之東。巡按檄之西。又或機當戰。檄之守。機當守。檄之戰。機當預布堵截於前。檄之合力追勦於後。此中制也。又報至兵部。兵部具請。兵科亦題請。或兵已東而調之西援。或兵既西而調之東守。此中制也。夫總兵官

兵力既薄事權又輕又有中制之患至於失事罪獨歸之將官所由解體也夫督撫職掌不過調度原無提兵殺賊之文也巡按職掌不過監軍紀功原無調遣之文也兵部調遣虛文也緩不及事也兵機倏忽一刻萬變乃欲以遙度之智中制之權紛亂聽聞使將官口實於此誠非事體古者軍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卽今但宜選擇總兵官一員重其事權假以禮貌久其責任督其練兵兵部總督臨時調遣但責其戰不責其守巡按不許調遣勘事紀功俱要親自查勘

不許轉委兵備及府縣官展轉支吾以虛委任之意如此則兵既厚集而事權又明爲摠兵者必當勤撫演恤軍士以戰爲歸以死爲生以破虜爲命其有欲敵不戰則以逗遛觀望罪罪之如臨陣三次不能勝又不能以身赴敵者則總督徑取其首以獻闕下是重事權乃鼓舞將官之術亦舊制也或以總兵無節制其如剗削軍士何臣愚以爲剗削軍士正在事權輕而任之不久今重其事權所以責其必戰彼知責其必戰又不他轉必以地方事爲已事以軍士命爲

已命自然愛恤軍士。非真愛惜軍士也。愛財莫如愛命。方將損其資以求得人之死力。懼不可得也。而又屑屑剝剋爲哉。

三曰練土著。昔人言匈奴之長技三。而中國之長技五。以臣觀之。不獨長技也。彼得全勝之勢。而我無一勝之策也。何者。彼無信地。令諸部落聯與爲同。以擾我一鎭。我有信地。一鎭之中。分爲幾路。散同爲異。以與之敵。一不格也。彼無軍民之分。一聞傳箭。出門皆兵。我則民之家九。而軍之家一。二不格也。彼則射獵

爲生七歲能騎我則白首不識干戈望風先走三不格也彼則斬殺自由威令素積我則文法牽制威令不行四不格也彼勝則利在于下以搶虜爲其已事我勝則利歸于上以戰鬪爲非已事五不格也彼敗則謀報仇我敗則不復振此六不格也以此較之中國雖有五技實無一技臣以爲不如因其勢而反之何者彼之勢焉能加我中國之大也彼之財力焉能加我中國之富也若我亦合中國之全勢而與之鬪虜即驕敢仲息哉不惟中國之全勢也即捐燕代一

方之勢亦安敢伸息哉國家建都全燕以一面拒抗三面而朝天下居重馭輕萬世無疆大業實在于此則所以撻伐蠢夷者不可不日爲之計今永平全被虜患矣順天亦半被虜之區矣設若賊由居庸出薊州則永平遂稱孤援失永平則都城斷其臂屯昌平則都城扼其背在國家固宜亟爲二府計在二府百姓亦空自爲計臣愚不如且捐永平一府之粮稅差徭計其每年所入若干盡輸之府擇一知府雇其本處精壯之人照依民壯事例編爲隊伍練而教之以

為長川應敵之主兵又申保甲之法于農隙之時擇有力者爲保長令其父兄子弟備器械糗糧團練于其本鄉每遇風高月黑之候則練兵聚爲先鋒而保甲之兵遞爲聲援將見一府之民室家被其寢處財物被其搶鹵男女被其殺害田地被其抛荒彼必思所以自全之策而官府又從而倡其勇敢揚其威武彼以防虜防其家盜以殺賊殺其私仇未有不樂趨事者也在　朝廷以一府之粮差養一府之兵以捍四方無不可如永平有試則山西之蔚州石州各

沿邊州縣俱以此法行之。則家自為戰。人自為守。沿邊皆兵矣。或曰承平之民脆弱不可用。臣曰不然。夫莫脆于江南。臣見知府譚綸練台州兵。則台兵以强稱。總兵戚繼光練義烏兵。則義烏兵以强稱。人情不可慮始。重賞之下。勇夫出焉。昔李牧備邊不過鴈門一太守。豈借兵于異地哉。臣聞虜人初入之時。雖以邊兵精銳。執不能當。及其分投搶鹵。則鄉人得而捕之。若行令鄉人能捕一賊者賞百金。或照軍功受職。則鄉民有不以殺賊為利者哉。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

千誠確言也、

四曰議糧餉、臣聞國之貧於師者遠輸、練兵要矣、糧餉先焉。今竭四方之力以輸戶部、竭戶部之力以輸各邊、然而司邊者每每告急、司計者每每告匱、臣思之、今日天下所輸戶部之額、即祖宗以來所輸舊額、有增無減也、今日在邊食糧之軍。即祖宗以來舊額、有減無增也。昔何有餘、今何不足、臣于戶部之數不能悉知。大略以外困于邊餉而內困于冗食也祖宗之時資邊有塩法、今則塩法不行矣。祖宗之

將資邊有屯田今則屯法不修矣斯二者宜亟復舊章以資邊計但二法廢弛日久急難修復即欲修復未必遽收其利燃眉之急勢必取給戶部而戶部告匱積非一日矣又臣前者練兵三萬之説錢粮無措將來之官則庫藏久虚將取之民則軍民久困弊以無食并兵不練則將坐視其斃而不之救乎臣聞理財無良法去其所以害財者而已矣今之害財者無如冗官冗役而冗官冗役莫冗于錦衣衛莫冗于內府言官屢有請者俱以秦人視越不之恤也臣查得

各監局內使嘉靖四十一年止一萬一千今有一萬五千八十餘員名此非祖宗舊額以漸增之者也夫供應于內萬人足矣如蒙勅下各監局減去五千移其食粮以養兵伍千豈不稱便又查得各監局工匠一萬五千八百餘員名此非祖宗舊額以漸增之者也夫幹辦於下萬人多矣如蒙勅下各監局減去五千以養兵五千豈不稱便錦衣衛食粮軍校三萬三千九百餘員名不太冗乎其間冒功陞授冒名頂替者多也必非祖宗舊額也又京營軍冒名假

充者多無事則支粮閑鬭則弃去無益也若查去若干則可養兵若干矣此則汰無益養有益裕國足邊莫良于此或以爲傷中貴人之心臣愚不然古之賢君減后宮之膳裁內帑之絹以供邊費非不知愛惜也蓋以邊陲安得以享后宮之奉保內帑之富如邊陲不靖則不得享后宮之奉保內帑之富故捐此目前之小利成無窮之美益也今以　陛下克寬克仁節用愛民諸凡土木不急之工一切停罷則諸匠役養之何益誠　陛下念邊陲之急有關宗社則內侍

諸人必有分言中貴人不得而含怨陛下之憂。先公家之急。方將捐其蓋藏以輸邊計。又何冗役之不可去乎。

五曰繕城守。臣聞上守守在四夷。必不可得則高城深池以待暴客。聖世所不廢焉。國家限界中外長城萬里設立墩堡。傳報警急。固云密矣。邇年因虜騎侵犯無時。修墻築墩。歲無寧日。然而賊至輒入。竟無一阻。往即弗論。近因久雨。邊墻塌倒。上厪憂慮。特遣大臣修築。當即報完。曾未越月。而東虜土蠻實由墻進。未聞一阻。何者。邊墻雖高。若無人守。與無墻同。攏邊

雖減兵力若薄與不擺同臣愚不如且將各邊修牆銀兩暫那移爲沿邊州縣修理城池之用夷狄之性碎則犬也夫犬之盜食也盜得一味則必鬧脰數來往者不識攻堡既攻一堡盡得其利後乃併力攻堡不數年間而沿邊各堡遂空今年連破二城既得其利熟必再來併力攻城沿邊州縣更何足恃且石州之破關係非細蓋稍在內地子女玉帛非邊地比乃遠踰千里直擣其虛盡收其守整暇而歸此而無懼繼後垂涎各城仰窺京師不知其何如爲計則各州

縣城池誠不可不繕修也。夫中國之與夷狄隣，猶富人之與盜賊處也。彼盜賊日夜窺覗其富人之所有，而富人不爲高其垣牖，厚其茨蓋，謹其扃鑰，嚴其守望，不幾于謾藏誨盜乎。至于守城之具，則在明斥堠，謹禁防，守要害，置器械，廣人鄉民，設奇張疑，多方以誤之，據險以乘之，責在守令矣。議者多以虜利騎射，不利攻城，而州之破，盖緣不覺其來，乃追逐鄉民，因尾其後，擁而入城，非其能攻也。即令財用不足，州縣尚多，安能辦此力役哉。臣謂此偷安養禍之計，僥倖

一曰之無事者也。臣嘗熟得江南被倭破城之故矣蓋一縣之中。貧者多矣、必有富人焉懇者多矣。必有桀猾之徒焉、桀猾之徒。其心常不逞。而其發也。必待外之變。因而收拾其搶鹵之餘。往往以是破城。今各州縣。固京師屏蔽之地也。夫既有城池矣。特繕修之耳。安得不爲之所也哉。

六曰廣間諜、夫間諜兵之先也。兵法曰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于衆者、先知也、必取于人、知敵之情者也、故三軍之事、莫親于間、賞莫厚于間、事莫

容于間今虜人往往得吾中國人之死力間諜吾中國人也。向道吾中國人也。故石州之事。乘我不備。徑趨石州。城已破矣。而我兵息鼓偃旗。徐徐然執其鄉之人而問賊所至。夫彼以善用間而勝。我以不善用間而敗也。夫 中國之大。九邊十鎮之雄。諸臣之略。不聞得一間人而用之。而區區醜虜苦寒之地。乃能得吾中國人之死力。其故何哉。蓋其賞罰信必。吾中國之人往至其地。皆有牛羊妻孥之奉。其為所用者即與統部人馬。而無賴窮民。安得不弃此綱維。作彼

耳目是驅中國人爲虜人間也臣聞昔稱燕趙多刺客奴士如荊軻聶政之流今安知其無也又聞近日入犯永平東虜半係朶顏三衛屬夷彼蓋習知中國之無兵故不但爲虜向道且以自利其所得也夫夷性何常惟利是趨誠不愛金帛善得其心則此屬夷可使爲間中國在虜之人數多或往年身負不義又近日被其驅脅或既逃回又私自逃往者許令來歸自首所帶牛羊夷器俱聽其自得而又不愛金帛不愛爵賞間或給之空地或容其統領人馬暗邀其心

得其效力則此等可使爲間人無賢不肖報恩則一彼其先盡力于虜人者以其厚利也而吾以厚利易之彼將以虜之間爲我之間故事有倒行逆施而不失其正者用間是也昔尉繚子說秦王以亡三十萬金可盡間天下諸侯漢王捐四十萬金以付陳平不問出入竟間項羽誅亞夫今不患無間患無四十萬金不患無四十萬金患文法密不患文法密患無善用間之人何者非仁義則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今欲責之督撫則督撫不能得間必宜責之

總兵矣必總兵賢素有威望足以服其心必總兵智素有審圖足以服其心必總兵久任信任既專足以服其心令此三者而又假以四十萬金而後間可得也焉有善用間之人而可任總兵者哉此間之所由不可得也今不惟不得間也賊進永平不三百里然聲息一日不通者有之蓋兵部惟憑撫按塘報撫按之報必先具本題知必用印必承差必經驛遞遲回展轉必稍遲萬一虜騎疾馳中邀驛路則城門不及閉如石州之事可鑒也臣當首慮之而未得以窮

盡其說臣愚以爲間諜卽不得而軍情飛報不可不先時而處備者也

七曰整營務國家京營之制主訓練在京官軍以內衛京師外備四方征伐非虛設也景泰間兵部尚書于謙提督其事而清風店一捷虜陣大挫臨五六十年不敢侵犯邊關此則京營之軍也今議者輒以營軍決不可教臣謂　祖宗養此十萬人積數百年委之無用遽已乎營政之弊久矣久則難變也亦在尋其弊而救之耳其弊者何也廢弛日久卒不服習稍

就繩縛群起噪呼此苟玩之弊也軍多頂替冒支月粮一聞調遣則曰我原非軍此假充之弊也悍夫驕卒素有憑依輦轂之下法度難行此憑依之弊也素不經戰鬪鼓先怯此畏怯之弊也督理大臣雖有專任未幾輒有遷轉上懷苟且下懷觀望此速轉之弊也以此五者夷猶延緩故遂以營軍决不可用既張其名益廢其實臣以爲誠得其人而久任之則速遷之弊不行于上前四弊者皆可整理于下何者廢弛之弊起于自守若以　祖宗舊制三令而五申之曰

此原備四方征伐也繼今有警即調拒戰則士卒日
日有對壘之心人人有赴敵之意而苟玩之弊可革
矣營軍原屬五府其管哨官相應以衛所掌印官領
之今指揮千百戶本管等官稍精力能事者夤緣掌
印而在操俱老弱不堪用之人而官與軍素不識認
冒頂由之若今考選各衛所官有精力能事者掌印
兼領本哨則將指挑成兵將相係而冒頂之弊可革
矣嚴勅協理之臣申明軍令展布才猷操演之時有
不用命者徑以軍法行事與臨陣同勿為流言所惑

則憑依之弊可革矣。教以車戰步戰騎戰三法。而車戰爲先。車戰上可載火器。下可載糗糧。馬不能衝。箭不能入。戰則爲陣。止則爲營。進有所恃。退有所息。故先之以車。以衝其鋒。次之以步。以攻其散。次之以騎以角其零。又選爲上中下三等。上爲戰兵。中爲應兵下爲守兵。教之有成。漸漸徙之于邊。以觀虜情。經戰陣作其勇敢之氣。示以能勝之機。則畏怯之弊可革矣。此四弊者不難革。惟勿得其人而久任之耳。今蒙陛下簡命侍郎曹邦輔。邦輔者赤心臣也。以實事整

理者也，主將有必戰之心，則軍士不敢有偷生之意，即令整理戎務，無出邦輔，但不知其所操演者何法，臣愚誠不知兵，臣愚以為宜急取今之名將善練兵者以佐之，順其志意，假以權宜，相與整理，則營軍可以列陣而待敵矣，且使諜者知我日夜預備，有不可勝之形，而雄心陰謀，亦可必逆折之，臣思清風店一戰，則為之窮想而嘆息焉，今願 陛下之留意也，

八曰求真才，今邊事之壞，未足深慮，而其最大壞深慮者，莫甚于人才，天地生材，自周一代之用，世何嘗

之才也責之以備則雖唐虞之際不過五人任之以器則晉趙衰一舉而得七十餘人唐裴垍一疏而得三十餘人世何嘗乏才特 朝廷所以鼓舞而隆任之者何如耳今士夫間每語邊事則稱才難才難臣亦以爲難也而所以難者則起于邊才之說邊才者以其有濟邊之才也官人者因其地之難居時之難處每遇員缺輒求之閒廢或疎遠與有過之人而用之以爲姑用之于邊云爾而閒廢疎遠者與夫有過者亦自知其非賢任也姑以爲吾且借是以階美官

云爾於是有使貪使詐之名明知其貪與詐也而貪詐之罰以邊才而免矣實無邊才也其貪詐者亦自知其不免于公論也將以邊才自誇以求免其貪詐之名實無濟邊之具也故邊事之託往往爲不肖之地即有以才名推者亦逐逐縮縮不樂往即其地何者避其名也修行者則曰自有好官可做何事於兵談道者則曰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而官人者亦曰某修潔人也某談道人也非所以用之于邊也于是修行談道者足跡不涉幾甸之外而坐致公卿之

位既取賢者之美名又叨淸要之美任遐陬之事任其敗壞不肯出一身以當之非惟不肯出其一身也即一語不敢出諸口吁嗟滑者不肯爲軟者不能爲賢者不屑爲不肖者爲之而壞事故薦人于邊未必濟邊而壞眞才莫甚于邊才之說爲今之計宜罷邊才之名而亟求眞才求眞才須于今公卿中有淸潔負賢名者始則後生將曰是賢者之地乃可以勸也臣聞唐臣狄仁傑宋臣寇準韓琦富弼范仲淹功名事業起於邉圉既居相府一有警急復往經略諸臣

未嘗以邊事自嫌。本朝王翺于謙項忠余子俊輩，皆以邊事著名。而今之人，亦未嘗以邊才輕諸臣。臣愚以爲督撫員缺，須擇賢者往任其沿邊諸府州縣，宜以進士推選，使得以出入歷練其事，庶 朝廷用之者既賢，而一代眞才，必有如狄仁傑韓琦諸臣者出爲國家經略矣。議者猶以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強所不能，既壞其人，尤壞其事，臣謂不然。夫所謂賢者，非默默株守之謂也。必誠與才合一之謂也。謂賢者不能與事立功者未之有也。若大執賊來，提兵格殺，責

在總兵今以總兵之罪罪督撫而欲賢者操行伍之役宜其不屑矣臣愚以為在　朝廷宜寛文法明職掌勑吏部擇今之所謂大賢極一時之選者任之以經略之事謂盛明之世無狄韓諸人樂為之用臣不信也故經略邊事宜以賢者往何者將兵者將將將者在督撫蓋賢者往則其風聲意氣先足以感動其忠毅之心而消其貪鄙之習此整理邊防之首務也

伏乞　皇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八十五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張安茂子美
姚　臺元可　參閱

悟齋文集

疏　　吳時來

應詔陳言邊務疏　邊務

臣讀聖諭、朕看得東西二鎮、虜寇搶殺至甚、防虜之計、如何預處、卿等會文武羣臣著實詳議來看、欽

此欽遵。臣仰惟皇上注意邊陲。加惠民瘼。特降綸音。博收羣策。眞天將啓大聖人以大有爲之一機也。昔虞舜勤四岳之咨。而蠻夷率服。文王奮赫斯之怒。而有密徂遏。正愚臣所深望于陛下今日者焉。先該臣月擊特疏乞勅九卿會議中列入事。仰冀採擇。伏蒙兪允。下部臣看詳。今又莊誦德音。臣等伏思愚昧寡識。無復萬全之策。仰裨廟謨。顧職司獻納。況當主上思患預防之會。諸臣畢誠殫智之秋。若有一二未盡之見。又復惜已隱情。不以上告。是陛下

方虛懷以待而臣有懷不吐不幾於虛下問之盛心
乎敢再竭愚慮採擬十事冒瀆　天聽如蒙勅下諸
臣併議臣不勝感激之至

計開

一曰重兵部之選以養真才臣聞才難而濟變之才
尤難必養之而後才可長重之而後才可出也今宜
簡天下賢才聚于兵部添設侍郎二員必其素負經（今樞部侍郎已添設）
世之略而又有勵世之節者以居之凡居兵部堂上
皆稱懋選也今其每歲帶司官二員巡歷邊塞如各

鎮總督有缺即以侍郎往代其任如吏部有缺即以（○當○今○邊○才○之○人○宜○多○選○擁○屬○以○備○任○使習邊事）總督入代其任吏兵兩部互相出入以示隆重均節之義而他部不與焉至于兵部主事宜毋司添設四五員其員缺不輒陞授照依科道事例必選缺五六員以上特爲題知或于五部司官內取其才思精敏器宇恢弘者調用或行取天下推官知州知縣考選陞授凡居兵部司官皆稱㮣選也每歲各司各差一員從侍郎行邊如吏部司官有缺必於兵部曾歷邊者調用或仍以吏部調兵部亦互相出入而他部不

與焉。其陞遷與吏部等。如職方郎中。曾經考滿。與防秋後果效有勤勞。即陞四品少卿。何者吏部易而兵部難。吏部利害輕而兵部利害重也。如此則養之日久。待之既隆。於邊關要害邊情虛實。得以熟諳。入兵部則居懋遷之科。出兵部又有大任之責。有抱負者將樂為　朝廷用。此儲養真才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二曰權江北入衛之需以練精兵。夫邊塞有四大患。朵顏三衛以中國虜夷。與虜連姻。撫賞徒勤。反資刁揹。一大患也。中國逃民。散入虜中。如板聲地方。聚黨

成隊。動以萬計。二大患也。沿邊墩堡。名爲哨守。其實納稅外夷。賄通關節。三大患也。大同悍卒。不服約束。轉與虜親。縱其出入。四大患也。夫此四者。不在彼而在此。何者我無精兵。內備日弛。不得所以居重之埶故也。臣向者練兵之說蓋先聲也。略啓其意而不敢盡發其機。今禍變已著矣。則練兵蓋不可已。我有重兵士卒奮勵。軍威振肅。然後責屬夷以不應援。則賞不必濫。彼自將效誠。責大同以不堵截。則罰不必加。彼自將用命。克敵制勝。其機在我。然後揚言出塞。設

計擣巢穴。授各邊遙爲救應。將邊軍有恃。而自不輸敵。叛民有懼。而潛自來歸。此居重馭輕之勢也。至于所練之兵。或營中挑選二萬。或再召募一萬。其召募所需。臣訪得江北鳳陽入衛班軍四萬。至則逃回。或在途逃回。拘攝雖嚴。無濟於用。又每名各府給路銀三兩。至京每名月給米一石二斗。如免其入衛。扣取各名下路費之銀。可得銀一十二萬。可省倉米二十萬。即可養兵一萬。是免無益之調以養此有用之實。乃救敝補偏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三曰議入衛之兵以實邊塞。夫入衛乃先年權宜之計耳。後率以爲常。遠赴千里之外。動經踰年之久。人馬俱敝。無有息期。是自撤藩籬而縱之入門也。從古禦戎。非求其勝。在制之而已。制之之術。莫如強邊。今不制之於外。待其深入。而欲補塞罅漏。列置于平原易野之間。彼必不格。臣以爲門庭不可不守。而藩籬決不可撤。即如墻子嶺馬關谷太平寨等處。各見有入衛兵一枝。今秋胡馬南突。不聞一濟。何者。財匱于兵衆。力分于將多。奔命爲疲。讒怨易生。無益于用。不

如去之非輕去內地之捍禦正所以厚邊鄙之藩籬也至于各路防守則總督劉燾所開石門寨舊有遊兵一千欲再募二千可罷遼東入衛一枝如燕河營將係定兵調守可罷固原入衛兵一枝如太平寨寨恒可恃且有總督標兵二枝可罷延綏入衛兵一枝如黃花鎮有總兵標兵二枝可罷寧夏入衛兵一枝夫陝西遼東背稱孤援尚宜添兵增守安得復分其力燾身膺利害之寄言必不謬其議似或可從如此則藩籬漸固虜如深入家責諸鎮以乘虛搗巢乃制

謀攻心之策所當併議也。

四曰慎守令之選以撫邊民。臣聞人心惟和。固于金湯。今邊民外則戕賊于强寇。內則戕賊于功級。望望焉罔所控告。彼固恨强虜之侵凌。而亦未必不憤上官之未有以庇之也。且沿邊之民。往往淪入于虜。本之征徭繁重。而貪官虐吏。又從而驅之。于是漸謀向虜。以為休息之期。及今不早圖之。臣恐瓦解埶成。其所句引輸向不止沿邊一帶已也。然早圖之者責在守令。臣聞沿邊知州知縣。率多耄荒之人。彼見地方

疲病日以多。故朝夕圖爲歸老之計。百姓將何所賴依也。今宜邊方各府州縣。俱以進士往任之。令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以安其生理。其被虜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則喻以復仇之義。發其怒敵之機。毎及秋防。先時收歛。有材堡者收入材堡。無材堡者收入縣城。宜以國恩撫以惠政。簡其強壯。懸以厚賞。示以方略。日夜淬礪。謀報其父兄之仇。以泄 朝廷之憤。彼以青年茂才。往即其地。又知其責之不容他諉。必將深思熟慮。求爲

于其職。即不能禦虜。亦可以守城。夫禦虜莫先安民。此守令不可不慎選也。昔宋與虜逼近。而宋祈守定州。范仲淹守綏州。蓋務在得人。期以收拾民心。意正在此。如果撫恤既勤。保障有効。撫按狀其異績。特爲薦揚。即待以不次之擢。如此則既輯地方。亦所以歷練眞才。乃安民知人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五曰寬在逃之律以實軍伍。臣聞各邊軍士逃亡。其實不及舊額之半。今委官查點名數俱在。而實則亡何也。蓋公畏律條之重。而私冒支粮之利也。臣查大

明律親管頭目不行用心鈐束致有軍人在逃小旗名下逃去五名者降充軍人總旗名下逃去二十五名者降充小旗百戶名下逃去一十名者減俸一石遞減至逃去五十名者追奪降充總旗以是各親管官不敢開逃逃愈多愈不敢報今宜委兵部司官一員往核其實寬其文法令其在逃者從實開報如有私自頂替支糧者許塡脚色明著頂補令各親管官收管著伍如有智謀出衆膂力過人及立有戰功照格陞賞此不召募之召募也至于總兵而下各以官

之大小各占差使剌繡彫鏤攻金治木因而收其班直冒其月賞而家頗饒資與善與滅之流則又假以美差其實在營對敵者每十之六七類皆老懦飢寒之夫人無贏糧馬非宿飽如之何其能破虜也今宜一併蒐補凡强壯般實之人選爲先鋒盡配以馬此强邊足伍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六曰定久任之法以責實効夫久任乃求治良法其在邊防尤爲先務何者邊防之壞久矣正在各邊都御史凡在事之難任往往目與遷轉得以去其地爲

幸。又或日招彈劾。得以去其地為幸。既汲汲思去。必不肯以地方為己責。而總兵等官。亦各效尤苟免。陰納款賂。今虜弗戕己地。嫁禍鄰封。以僥倖目前之無事。傍觀竊笑。有貴地方之名。在薊鎮則貴宣大。在宣大則貴陝西。虜亦視其厚薄。以為向背。故敢深入長驅。而不忌我之乘其後者。有以也。今該吏部慮周封疆。凡所推用。皆極一時之選矣。誠恐壓遷或驟。涖理日淺。即有忠誠體國之心。然於虜情虛實。與地方利害。不暇熟講。臣愚欲凡文武之臣。俱限以三年一考。

未及三年。即賢弗陞。即有失事弗罰。待其三年考滿。然後陞級。其立有邊功。則待以不次。凡陞官加級。俱就本地遷轉。弗得轉以別地。以遂其求去之計。如督撫總兵。歷任三年六年。能者當效其官。不能當炙其職。又復一卒不練。一策莫施。致寇之來。貽憂　君父。此苟玩欺飾之臣。宜正其罰。如督撫歷邊九年。忠猷宣著。即以入補冢宰之缺。或特命入閣。以示優報之意。此勸能核實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七曰嚴塞垣之禁。以便戍守。臣聞三軍勇猛。不如一

林之蔽茂故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險亦多端矣或以山河或以箐樹臣開永平義院口數路山䟽平坦相應增修邊墻至于薊鎮居庸以南至保定真定及山西鴈門俱各塞垣連天林木蓊蔚崇岡複嶺曲折廻盤人跡鮮經虜騎難到無事戍守而障蔽不通中有關門隘口不過數路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國家以西山爲長城而于關口設守置戍以拒胡馬蓋誠有足恃也近年官府狃于治平人庶安于苟玩富民奸商販賣板

材動興工匠沿山採取晝　夜輸日斮月伐二百年長養深林茂樹皆成蕭疎甚且一望濯濯介焉成路則今之戍守又加難矣臣愚以爲宜及今責巡關御史申嚴法禁責各鎭巡撫設計長養不以強禦而自阻勿以人言而喪成此則不修邊之修邊所當併議者也

八曰修築墩堡以增保障臣讀唐臣陸贄籌邊之議惟用我所長以乘其短而其用長之道則在壍蹊隧壘軍營使虜勇無所施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

能乃知堅壁清野不特困虜亦以收民也臣聞宣大等處先年曾設置墩堡屢被虜攻非復完城而永平墻垣綿亙雖間有墩堡悉近官路之旁各鄉蕭條並未設置何者力固有所不能徧也夫虜寇南入曾不踰旬即竭力攻堡動經數月與其彌望原野不如墩堡碁置今凡沿邊舊有墩堡等處凡已被攻未被攻者相應委官分投逐一閱視應修理者修理應加幫者加幫至于順天永平各州縣村落相聯等處已被虜未被虜者行令該州縣沿鄉閱視其未有墩堡者

小村并大村。或居民有力者自築。其無力者。或令小戶幇築。或官給半功。或給全功。其已有墩堡者。亦為修理加幇。使曠野零戶。老弱婦女。城廓所不能收者皆有墩堡可恃。乃保障居民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九曰查革種馬以濟兵餉。臣查馬政。避地有官牧馬矣。腹裏有民牧馬。計丁養馬。歲以所孳之駒解京備用。其法非不善也。但久而弊生。兼以牧塲狹隘。而所飼之馬。所孳之駒。類多弱小不堪。遂致逋欠數多。馬戶逃竄。正德二年。御史王濟奏准令馬戶朋錢別買

解用。官民咸稱兩便。夫種馬之設。專為孳備用馬也。今備用馬既別買矣。則此種馬不亦紊虛名而貽實害乎。合無令後總計每年應解之馬若干。某省若干。某州縣若干。俱照數買馬。按季起解。將前養無用之種馬。盡行變價解部。以備兵餉之需。如一馬定價銀十兩。則每府不殊可得數十餘萬兩。合各府可得百餘萬兩。種馬既革。則養馬艸料當收。仍令種馬一匹。每歲折艸料銀二兩。則每府每歲可納銀數萬兩。合各府州縣可得二十餘萬矣。此亦權宜之善策 夫戰馬之數猶故也。解

俵之丁猶故也。但于種馬一通融之。而兵餉獲急用之資。百姓免無窮之害。而足國裕民之計。所當併議者也。或以近日秋防兌軍。亦取之種馬。若種馬盡革。則兌軍將何以乎。蓋不知兌軍之數。舊皆取于寄養馬中。自艾巡撫淩及于保定種馬。乃猾吏開賣放之端。肆侵擾之弊。歲亡歲補。正民牧之大害。而宜亟革者也。

十曰克振厥威以懷擕二。虜寇深入。蓋由邊防懈弛。邊備既修。然後問罪之師。可以次而舉矣。國家置采

顏三衛以制東北二虜則歲有撫賞之恩置大同以捍山西則家有月粮之給乃任其侵犯轉爲向道今年条將吳昴爲屬夷所殺石州知州王亮采爲北虜所殺皆近年所未有之大變也苟屬夷與大同能議其後乘敝而起雖欲長驅得無憚乎臣聞正德間把兒孫射殺条將陳乾曾興師致討威振絕域聲施至今宜循國家故事特降勅書備述二百年撫養之恩歷數其縱虜負國之罪責之以立功報効之誠如賊再入不行覘數而動邀其歸路正所謂縱所遺患之

虎。而豢所不捕之貓也。後將何制耶。若謂因循日久、激之變生。臣謂不然。彼雖匪度。然所以震叠慄慄之者、賴　朝廷之明威。昔唐德宗貞元部下、則背卒至于感激流涕。憲宗處置得宜。則悍將皆輿尸討賊。何者、　天威赫叠。自足以動其心。而奪其氣也。彼世受國恩、各秉人理。寧悍然不一動心乎。如是而猶不悛、則聲其不義。與天下共弃之可也。此恩威兼著之道。乃其機不在邊鄙而在　朝廷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